掌故知鲁

孔门弟子的故事

（六）

三复白圭

贾静歌 郭兆东 彭庆涛

孔子是一位道德主义者，在政治上，提倡“为政以德”、“以德治民”；在为人处世上，亦循君子之道，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传世名言；甚至在教育方面，他也处处体现着“德育”这一先进的理念，足可以想见孔子对于道德的重视程度。但孔子并不轻易以“君子”许人，大抵“君子”标准甚高。在他的学生中，他只称赞过两人有“君子”之德。南宫适（音“扩”）就是其中一人，至于他何以获孔子如此赞赏，我们也可从古书记载中探得一二。

南宫适，姓南宫，名适，字子容，人们通称他为南容，是春秋末年鲁国人。他的身份相当特别，既是孔子的学生，也是孔子的侄女婿。说起侄女婿的由来，与南宫适自身品德不无关系。南宫适按照孔子的学说进行自我修养，言语谨慎，不尚兵刑尚道德，“世清不废，世浊不污”。虽无大的贡献，但他自身修养的高度便足以令我们仰而视之。

在《论语·先进》篇中，有这样一则篇幅短小，不过十五六字，却充分体现了南容适言语谨慎的故事。“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即：南容因反复诵读《诗经·大雅·抑之》一诗中关于白圭的那段诗句“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不玷，不可为也”，孔子便把侄女嫁给了他。也许旁人会惊奇，南容不过多诵读几遍诗句，又有何特别？但正是这反复诵读，他会比旁人更加明白诗中所言“白玉上的污点还可以磨掉，我们言论中有了纰漏，就无法挽回了”。同时，这也表明南容对于这一诗句背后的含义极为重视，从心灵方面看到“慎言”的必要性。他也会对这诗中告诫人们谨慎自己的言语有更深的体悟，进而衍生出自己的思考。在自己的行动中，南容也会时时以此来提醒自己，注意自己说的话、做的事是否有不当之处。我们知道孔子极力提倡“慎言”，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说，尤为希望人们言语谨慎。南容对于“慎言”的态度，着实得到了孔子的喜欢，便把侄女嫁给了他。

相似的，在《论语·公冶长》一篇中，孔子是这样评论南容的：“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可见，孔子对于南容还是相当了解的，认为在国家有道时，南容凭其自身才能与德行，众人定会举荐，不会被淹没；而在国家无道时，南容也会因其自身言语谨慎、尚德之行而不会遭遇刑法灾祸。此评价不可谓不高，孔子对于慎言的重视也可以想见。

古语有云：祸从口出。孔子在《论语·子张》中有一言：“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我们说话时要注意“慎言其余”，能不说的就不说；做事情的时候，不要过度宣扬自身行为，要敏捷少话去行事。此外，也不要先说而后才做或者不做，这种行为是招人厌烦的。也不可“随口说”，不分场合，不顾时间。毕竟，言语是人与人最直接的沟通方式，言语不当，灾祸就会到来。“慎言”体现的是我们对他人、对自己的责任。南容对言语谨慎的重视程度促使我们去反思自身在言语上是否足够谨慎、切实得体？

在《论语·宪问》中，还记载了南容“尚德”的故事：“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容请教孔子：“后羿善长射艺，（射下九个太阳，不仅如此，他还武勇，最后被他的臣子寒浞杀掉。）寒奡善于水战，（寒奡，又称寒浇，寒浞的长子，强壮有力，常以舟师冲锋陷阵。力气大得能把在江海里航行的船一手抓起来在陆地上行走，最后被少康所诛。）二人却不得好死；大禹、后稷亲自稼穑，他们则都有了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听后，并没有回答。等到南容出去后，孔子才说：“算得上是君子的人，犹如南容呀！算得上是尚德的人，犹如南容呀！”南容论后羿、寒奡，字字说明他的想法，靠自己的武力去征服别人的人不一定有好结果的。而他举出的禹王和后稷的例子，则与前二人形成鲜明对比，那些教人种田，有功德于民的人，得到了天下。这表明南容崇尚德行的正确观念，孔子对此也甚感欣慰。

慎言、尚德，无论哪一种，想必都是难以做到的，南容则时刻警醒自己，努力践行“君子”之节。不管是“三复白圭”，还是“世清不废，世浊不污”，都体现着南容对于自身的要求不止停留表面，更重要的是行动，这样的为人之道、君子之道，怎能不为我们传颂和学习？

“语”出济宁

恻隐之心

孔勇

[成语出处]

语出《孟子·公孙丑上》

[原文内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典故内容]

“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是孟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就有爱心、善心，在人身上具体表现为四种状态，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状态，只是达到更高境界的仁义礼智的开端，或者说基础。本文虽短，但内涵极深。

孟子说：“人们都有一种不忍伤害别人的心理。古代的君王有怜恤别人的心，所以才有了怜恤别人的政事呀。用怜恤别人的心理去施行怜恤别人的政事，治理天下就会像东西转在手掌心上一样容易。所以说人们都有一种怜恤别人的心理，根据在于，譬如，现在有人骤然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都有一种惊惧怜悯的心情。这种惊惧怜悯心情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要结交小孩子的父母，并不是为了要在乡党邻里朋友中间讨一个好名声，并不是因为讨厌小孩子的哭声才这样做的。这样看起来，没有怜悯同情的心，不是人。没有羞耻憎恶的心，不是人。没有谦辞礼让的心，不是人。没有辨别是非的心，不是人。怜悯同情的心，是仁的发端。羞耻憎恶的心，是义的发端。谦辞礼让的心，是礼的发端。辨别是非的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人们有四肢一样。有这四种发端，又说自己不能行仁义，是自己害自己呀；如果进一步说君主不能行仁政，那是坑害君主的呀。凡是在自身上有这四端的人，如果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把它扩充起来，就像火在开始燃烧时一样，就像泉水开始向上喷涌一样。假使能扩充起来，就足够保有天下；假使不能扩充起来，那就连孝敬父母都做不到。”

我们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孟子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是属于社会的，只有具备这些起码的道德，才可以与别人和谐相处，否则就会像动物一样，仅为口腹之欲而争斗不已。

这则成语，指对受苦难的人表示同情的意心。

谈古论今

骆承烈

诚实守信

撰文 骆承烈

一、一笑倾国

西周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是个爱好声色歌舞的昏君。他用重金从褒地买来一个名叫褒姒的美女，十分宠幸。但褒姒却不肯笑。幽王用了许多办法她也不笑，便想起点烽火的事。原来周天子与诸侯约定，国家有难，点起烽火，诸侯前来救驾。此次点起烽火，各路诸侯急速前来救驾，原来只为博得褒姒一笑。一个个对天子这一失信的行为十分不满。不久，犬戎打来，再点烽火，谁也不再来救驾，西周灭亡了。正是一笑倾国。

幽王荒淫误邦国 褒姒诚信燃烽火
诡计为博褒姒笑 西周江山犬戎灭

二、守信送鼎

春秋初年鲁国身为士师（法官）的柳下惠，忠厚诚信，在国内外威信很高。有一次，齐国要打鲁国，扬言鲁国如献出国内的重器岑鼎，便不攻打。鲁僖公不愿给又不能不给，便有人建议拿一个假的顶替。齐国前来的使臣不放心，提出柳下惠说是真的才要。鲁君叫柳下惠把假的说是真的，他却不撒谎，坚持把真的给齐国。齐君收到真岑鼎，见人家诚信，自己也不得不讲诚信，放弃了打鲁国的主张。一个真岑鼎避免了一场战争。

强齐侵鲁索岑鼎 朝野均主伪鼎充
柳主真鼎示诚意 免除一场战乱兴

三、赵氏孤儿

程婴是春秋时晋国赵氏的家臣。齐国的奸臣屠岸贾在晋景公面前屡进谗言，杀死赵氏满门。只有赵朔的妻子（晋景公的妹妹）在宫中不久要生育。赵朔拜托门客程婴保住遗孤。屠岸贾扬言要杀死孤儿斩草除根。程婴为了实现承诺，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好友公孙杵臼，假装藏匿孤儿，屠岸贾杀了公孙杵臼及程子后，放下了心。程婴顶着在晋国的骂名，将孤儿赵武抚养成人后，杀了屠岸贾，为赵氏报了仇，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屠贼谗言灭赵家 程婴仗义护孤娃
忍辱负怨十七载 诚心可鉴中外夸

四、退避三舍

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公子重耳在国内动乱的情势下，流亡国外。先后到过齐国、曹国、宋国、郑国、楚国。楚成王热情招待他时，在席间问重耳：“将来你回到晋国执政怎样报答我呢？”重耳说：“将来晋楚一旦交战，我退避三舍（即后退九十里）。公元前633年，晋楚两国交战时，当了国君的重耳（晋文公）实现诺言，退了三舍。楚军骄傲地下令追击，晋军早布置好阵法，集中兵力大败楚军，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成为春秋时期第二个霸主。

重耳落难苦颠连 十余年前许诺言
晋楚交战退三舍 城濮大胜霸中原